

标题: 24 小时

006. 24 hours (2007, Regensburg, Germany)

Date: March 2007

从德国回到美国的 24 小时, 就像是经历了一场人生。。。。

March 24, 2007 10 : 40pm (美国东部时间 4 : 40pm)

=====



我终于要离开这个地方了, 心情不错。晚上 10 : 40 离开大学物理系 (physik) 办公室, 和老板大卫, 博士后萨瓦再一次来到这家著名的可南庭戈尔酒吧。来雷根斯堡之后我终于更深刻的认识了我的老板--大卫。汤姆纳克, 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啤酒狂。当我在 300 公里外德勒斯登城一个 workshop 和他碰面的时候, 他就在不停的吹嘘雷根斯堡风景多好多妙, 多么想在那养老, 似乎还想把整个 workshop 的参与者都鼓动说服了和他一起去拜访。我当时就纳闷着? 后来才知道哦, 原来那有他最喜欢的可南庭戈尔当地啤酒。巴伐利亚地区的啤酒非常的有名, 酿造技术至少都有几百年的历史, 就比如这可南庭戈尔 (Kneiting) 啤酒, 从 1530 年至今已有 470 多年的悠久历史。这些啤酒酿造技术都不外传, 也不屑于做 franchise, 地区之外的人因此都没有口福。不过每年 10 月一次的啤酒节你可以免费遍尝, 也算弥补一大缺憾。

这个白天大卫似乎过得很不爽。一直在为即将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纳米碳管 2007 国际会议忙碌, 不过今天似乎特别的漫长, 听他说巴西主办方负责的注册网站出了严重问题, 时间紧迫, 而当时只有一位说葡萄牙语的负责人在线, 还好她说一点点法语。费了大半天的功夫终于把事情搞定, 他的心情的确不妙, 开始找地方发泻不满。我是他唯一的博士研究生, 他开始拿我开涮了, 对我的会议报告表达了他的及其不满, 我头一次被他这么痛批, 是吓得大气不敢出, 维维若若, 不知所措。在回去的公交车上, 他问起我当晚火车出发时间, 我说大概 1 点左右, 他步步进逼说, Are you sure? If you missed your airplane, I won't pay you the additional ticket.说得我当时无地自容。还好博士后给我帮腔, 给了他一个具体时间。



在 11:00 左右我们就到了这个可南庭戈尔的酒吧前。在我离开前的最后一个小时,老板带我和博士后再次的来到这。老地方坐定,女招待非常熟悉的和他打着招呼,老板依旧点了他那特大杯豪饮(大概有 4 升左右),同时也给我点了 Lady one liter--那种一般容量的玻璃杯,可以装一升左右。我不太喝啤酒,第一次老板带我来这,给我接风的时候我就没有喝。这次也是不太情愿的提起杯子,蜻蜓点水的喝了那么一小口,这一喝不要紧,我赶紧再大喝了一口。哇,这啤酒正点,入口略瑟,舌感极好,后味沁人。我的舌头唧唧折折的体会这无穷的口感,一边的大卫注意到我的反应了,他似乎情绪一下变好,给我解释起这 lady 的由来。取名 Lady 并不因为是给 lady 喝的量,而是由于啤酒象漂亮的 lady 一样招男人喜欢。我不得不说,我喝过的那些啤酒,从最早的家乡南昌啤酒,到青岛啤酒,到 bud light,百威,到 miller light,再到 Heineken,我还没有体会过如此好的。都不用冰冻,也不需要花生米做下酒菜,仅仅喝着它就觉得够了。大卫情绪真的一下子起来了,和我们开起了玩笑。大卫的语言天赋不像书上描写的那么玄妙,他的天赋你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和博士后的英文还算过得去,不过当我们谈起了以色列犹太人和 Hezbollah 的一些局势问题的时候,发现词汇不够使用了。我们用着及其不符合语法的句式加上跳跃的词汇,他能很快抓住我们的观点,同时把我们想说的说出来,不仅如此,他还把我们的想法直接翻译给边上的德国顾客听。那时的情景真是有趣,整个长桌子上的德国人都提起了耳朵听我们三个人在那里吹。那个晚上属马的大卫是那么的容光焕发,亲切自然。一点没错,雷根斯堡是他的福地,那里有他着迷的 Kneitinger。



11:50pm (美国东部时间 5:50pm)

=====

火车出发时间 12:13am, 一个小时之后我将在纽伦堡, 滞留 4 个小时, 早上 5:30 再搭车赶往法兰克福, 于 10:00am 乘坐空中客车 330, 从冰岛上空飞跃大西洋, 飞往德沃夏克的新世界。在离开 Guest house 的时候, 老板少有的塞给我 5 欧元让我打的去车站, 同时叮嘱, 在纽伦堡一定要找一个 locker 锁好行李; 如遇到纠缠者, 就说 "sorry, I have no money to go hotel with you." 话语不多, 句句千金。我的眼睛当时有点湿, 极力忍住, 关上门之前回了一句, "Thanks, have a good night."

在月台的风中等着, 旁边是喧闹的人群, 一帮中学生也在等待列车, 趁着星期五晚上难得的机会他们三五成群的出去逍遥。我不确信自己是不是选对了月台, 想问却无从下问, 周围没有人会英文。一列火车轰隆隆的进站了, 作了短暂停留, 带走了年轻的喧闹, 月台复归平静, 平静的可怕。



00:05am (美国东部时间 6:05pm)

=====

时间越发的近了, 12:05, 一列火车在我边上停了下来, 没有任何的列车号, 我欲上却不敢上, 一旦上错了, 我就真的要错过 10 个小时之后的飞行了。。。



"Are you going to Nurnberg?" 好熟悉的问候。我转过头, 发现有两个女孩朝这边过来, 她们正要登车。
"Yes, I am going to Nurnberg." "Then why wait here? We are going to Nurnberg too." 那个问候的金发女孩英文真是出奇的 好, 发音非常的地道。象找到亲人一样,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发现英文居然如此亲切。

我和她们就坐在一个包厢里。她们面对面, 我就依着门边坐下了。我打趣的说金发女孩看似来自南美洲哥伦比亚, 结果她马上伸出手掌 give me five--居然被我给猜对了。边上的女孩是个巴西人, 她不大爱和陌生人说话, 不停的和金发女孩用西班牙语说着什么, 又不时的朝我这边瞟。金发女孩是个及其开朗的家伙, 和她的女伴聊着, 时不时转过脸又和我侃几句, 不停的 介绍说巴西女孩是她的女朋友, 让我觉着奇怪。不是因为 Lesbian 而奇怪, 而是觉着她似乎在掩饰什么。很礼貌的, 我夸赞起她长长的金黄色头发。没想到她居然把发髻打开, 把头发伸到我的面前, 吓我一跳。我故作镇定, 回了一句, "good smell." 却没想到她居然拿出香水, 说, 她只用男用古龙香水, 说完朝我衬衫上喷了几下。我这下明白了, 没想到还没到纽伦堡我就碰到妖怪了。对着镜子, 她开始骚手弄姿的摆弄着头发, 往手臂上涂抹着什么。我尽量抑制住好奇不往那边看, 她们却在那里开怀大笑。



唯恐错过车站, 我决定呆下去, 并以攻为守, 挑起一些严肃的话题, 让形势远离这般的暧昧。我向她们抛出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in Germany?" "Travelling" 这是活泼的有点过份

的 Lydia 给我的答案, 而当我盯着 Anna 追问答案时, 她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 "I came from Basel to see a dental doctor." 然后把 她的行程 show 给我看。Lydia 这时反抛给我一个问题 "Do you like Germany?" 我愣了一小活, 想起这一周来的感受, 的确不是太好。德国, 或者整个欧洲 的氛围也许都这样, 商店下午六点就关了, 周日大街不见人影, 人与人之间感觉非常陌生。对于象我这么一个来去匆匆的过客, 时 差的问题好解决, 生活的习惯却难以适应。晚上一般 10 点左右从办公室回去, 回去之后没准备东西就得挨饿到天明。。。 "It sucks! I hate here, I hate Europe." 这是我当时的反应, 也是我当时的回答。 "Fucking Europe." 没想到 Lydia 对我的响应是如此的激进, 而且如此的语带双关, 我当时大笑, 痛快的大笑。我想她的情绪也被激发起来了, 又给了我一个 5, 还让我象南美人见面时那样 亲吻她的脸。接下来的谈话你也猜到了, 非常轻松, 却不乏严肃。 Lydia 把她的披肩穿上了, 和我面对面谈起了人生, 谈起她的感触, 不时的指着她的脑袋瓜子, 似乎要说服我一个道理: 一个人生活过得有意义, 过得幸福, 不在于她/他多有钱, 多有势, 而在于她/他 对自己情绪的控制, 对自己的控制。她还说, 要珍惜一切, 不要轻易放弃, never give it up 她不止一次的说起, 我想我是被她说服了。而且看得出来, 她很聪明, 脑子转的比我还要快。她走过很多的地方, 在我极力追问的情况下, 她承认她会流利的讲 4 国语言: 西班牙语母语, 葡萄牙语, 英语和德语; 法语能基本会话。我没有问她为什么要去做 Prostitute, 因为她没有 explicitly 说出来, 我不便多问。

1 : 23am (美国东部时间 7 : 23pm)

=====

在纽伦堡车站, Anna 和我一样要等待 4 个小时, 之后她往南去瑞士巴塞尔(如果没有骗我的话), 我往北, 而 Lydia 似乎要在此停留。萍水相逢, 身份又能说明什么。在麦当劳我请两位女孩喝啤酒, 我自己要了可乐。在 Lydia 去 Damen(女洗手间)的时候, Anna 和 我有一段关于她的谈话。

=====

我问, "Are you guys together?"

Anna, "No, I met her on the way back to Basel. We will separate after Nuremburg."

我问, "Is she ok?"

Anna 警觉的四周看了看, "She is a prostitute."

我说, "I knew it already, but do you know why?"

Anna, "She is having drugs, her boy friend abased her and she has to sell for drugs." 。。。

Anna, "Germen look at her on a disdain way and she has been so unhappy." 。。。。。。

=====

面对 4 个小时的煎熬, 我提议拿出我的电脑, 放些电影消遣。我的笔记本电脑放在了柜子里了, 每次重新使用必须再付 4 欧元。 Lydia 死活劝服我不要浪费这 4 块钱, 而 Anna 在一边帮着我说话。既然多数同意, 我拿出了电脑, 然后投入 4 欧元锁入其他行李。(后来回想 起来, 我才觉得, 当时的 Lydia 显得是那么的安静。)我们回到了麦当劳, 不知道是不是全天开放, 我让她俩稍等片刻, 自己进去询问, 回来时却发现她们消失了。。。一直到 4 个小时后我登上北去法兰克福的列车, 都没有再见到她们身影, 就这样, 她们就这样消失于纽 伦堡昏黄的街灯中了。



5 : 30am (美国东部时间 11 : 30pm)

=====

在离开的那一刻，我回望依旧笼罩在夜幕中的纽伦堡，那看不到一丝一点的曙光，让人绝望。3 个小时之后法兰克福将用黎明迎接我的到来。。。多好的一个地方！想起一个多星期前我初到法兰克福，人生地不熟，正忐忑不安寻找出口的时候，一个女孩子很大方的迎上来，第一句话居然是“Do you speak English?”



为了赶上目前世界最大的民航客机 A380 初次降落法兰克福，这个叫希尔维亚.舒伯特，攻读地理学博士的女孩当天起了个大早，趁最大的飞机还没到达，帮了我一个大忙，非常热心的把我从飞机场带到了火车站，还顺便蹭了我一杯香浓的咖啡。

大概 6:00 或 6:20 左右(美国东部时间深夜 12 : 00am)

=====

车厢设计的很有意思，座位从车厢两头开向中央，象诺曼.麦克林笔下的《大河奔流》中两支风格迥异的水流，发出各自有趣的声音，

...The voices of the subterranean river in the shadows were different from the voices of the sunlit river ahead. In the shadows against the cliff the river was deep and engaged in profundities, circling back on itself now and then to say things over to be sure it had understood itself. But the river ahead came out into the sunny world like a chatterbox, doing its best to be friendly. It bowed to one shore and then to the other so nothing would feel neglected....

仅有的一张桌子就立在那中央，静静的聆听着，也无情的阻隔着交汇。心中涌起斯美尔塔娜《莫尔多河》中单簧管，双簧管和长笛构筑起的美妙分流的旋律，我便伸开疲倦的双腿，从桌子底下穿过，架在了对面的“支流“中，联系起了阻隔的分支，汇聚的力量叮叮咚咚，冲向了我身躯。。。凌晨持续的困倦终于把我彻底抓住，并把我拖向了似梦似幻的睡眠。。。。

大概 7:20 或 7:40 左右(美国东部时间凌晨 1 : 20am)

=====

我想我睡得不是太深, 因为一句轻轻很有礼貌的问话就把我惊醒了。Gyongy Erodi 背着个白色大提琴, 手里还提着个行礼箱, 弓着腰问我, 能否分享这张独一无二的桌子。我腰的一下把腿召回, 手忙脚乱的把桌子整理完毕, 用行动胜过语言的方式欢迎她的光临。睡眠已是不可能了, 我百无聊赖再次翻开了河流的篇章, 眼神却时不时的往那架白色的大提琴瞟, 最终忍不住好奇, 我主动和她搭讪起来。

- 你拉大提琴? 好一件巨大的乐器, 弦乐器是不是有更大的?

- - - 嗯。Bass 还要大。

- 你在法兰克福念书吧? 我猜你攻读的是演奏。

- - - 我在美国北得克萨斯大学念书, 是的, 是演奏。

- 哦, 我感到很惊讶呢, 你也要飞美国啊? 太好了, 有同行的了。

- - - 我 UA, 你呢?

- 唉, 我美西北。再说听音乐好了, 我比较感兴趣呢。你既然拉大提琴, 那喜不喜欢舒曼, 他可是个不错的大提琴作曲家?

- - - 还好, 我拉的更多的是巴洛克时期的, 比如巴赫, 我非常喜欢巴赫。

- 我对大提琴曲目听得不是太多, 很多人说到大提琴都要说到马友友, 你有什么评价么?

- - - 他是一个出色的演奏家, 他融入了一些时代的元素, 雅俗共赏吧, 不过对他我也不是太了解。

- 你是德国人么? 你一定从很小就开始训练吧? 什么时候开始对巴洛克感兴趣的? 享受么?

- - - 不, 我是匈牙利人。我从 4, 5 岁左右就开始了。对巴洛克感兴趣是从参加一个 workshop 开始的。(附注: Erodi 获取了匈牙利和德国的奖学金, 2004 年成为了欧盟巴洛克管弦乐团(European Union Baroque Orchestra)的首席大提琴, 后来有机会就来到了美国。目前在达拉斯巴赫社团主拉巴洛克大提琴。)

- 非常出色。看来要想成功, 勤奋之外还要有好的选择。选择拉大提琴, 然后选择了巴洛克, 这就是 Gyongy 的成功秘密吧?

- - - 外加一些运气。

- 既然都是来自匈牙利, 你对李斯特怎么看呢?

- - - 他把名声看的太重了。

.....

- 我认识一位拉小提琴的中国朋友, 很巧, 我回到家的那天晚上她就有一场独奏音乐会, 希望飞机不会晚点。

- - - 那太好了, 有一些像你这样热爱音乐的朋友捧场, 她一定会成功的, 我也祝她演出成功。

这其中的很多琐碎都忘了, 持续了大概 1 个多小时的谈话最后因为车抵终点站而告终。记录以上和其他即将给出的谈话是想给出一个印象, 我经历的这 24 小时实在是太有趣了, 像是经历了一生。从带着老板的嘱咐离开伊始, 我就接二连三的在火车上碰到 prostitute, 音乐家, 然后接下来在飞机上碰到宗教活动家 Dr. Wendell W. Kempton (President Emeritus of the Association of Baptists for World Evangelism, Inc), 最后, 一位很好的朋友把我从机场接回家, 为这 24 小时划上完满句号。

(To be continued)